

怡情书吧

浮生六记

苗怀明 编著

中華書局

浮生六记

苗怀明
编著

怡情书吧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浮生六记 / 苗怀明编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0.3
(怡情书吧)

ISBN 978 - 7 - 101 - 07225 - 9

I. 浮… II. 苗… III. 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
清代 IV. I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0)第 012694 号

书 名 浮生六记

编 著 者 苗怀明

丛 书 名 怡情书吧

责任编辑 刘胜利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5¼ 插页 2 字数 130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225 - 9

定 价 26.00 元

前 言

说起《浮生六记》这本书，还有一段颇具戏剧色彩的传奇故事：

光绪三年，也就是1877年，一部名为《独悟庵丛钞》的书籍出现在市面上，该书辑录了几种少见的笔记著作，其中一种为沈三白的《浮生六记》，书的名字很陌生，作者也不为人所知，篇幅不长，只有六卷，而且还残缺不全，少了后两卷。但就是这样一本书，面世后竟大受欢迎，一纸风行，其后不断以单行本的形式刊印，人们争相传诵，如今已成为一部具有经典性质的文学名著。

最早刊印《浮生六记》的人叫杨引传，他也是《浮生六记》的发现者。杨引传，原名延绪，号醒邇、苏补、淞渚外史、老圃，斋名独悟庵，江苏吴县人。主要活动在道光到光绪年间，著有《独悟庵集》。杨引传与《浮生六记》的结缘十分偶然，他是在家乡苏州的一个冷摊上买到该书的。购买的时间当在同治甲戌年（1874）之前。据他介绍，自己得到的是“作者手稿”。此后，他曾“遍访城中”，寻访有关作者沈三白的信息，但一无所获。尽管如此，他还是于光绪三年（1877）把这部书刊布出来。该书的风行证明了他不俗的眼光。我们今天能够阅读、欣赏这部书，真应该感谢这位杨引传，没有他，也许《浮生六记》早已失传，没有人会知道天地间还曾有这样一本好书。

书虽然刊印了，也很受欢迎，但喜爱《浮生六记》的读者并不满足，因为它缺少了后两卷。1935年，戏剧性的一幕再次出现：这年8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美化文学名著丛刊》，其中收录了带有后两卷的《浮生六记》，即所谓的足本《浮生六记》。“足本”是由

一位叫王文濡的人提供的，据说他像杨引传当年一样，也是在苏州的冷摊上买到的。王文濡（1867—1935），原名承治，字均卿，别号学界闲民、天壤王郎、吴门老均、新旧废物等，浙江南浔人。曾先后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文明书局等多家出版机构任职。编著、出版有《国朝文汇》、《续古文观止》、《明清八大家文钞》、《说库》等。早在1915年，王文濡就曾将《浮生六记》收入其所编的《说库》中，由文明书局刊行，这是一个四卷本。

“足本”一出，立即引起人们的关注，但争议也随之产生。比如林语堂就提出，“足本”的后两卷“文笔既然不同，议论全是抄书，作假功夫幼稚，决非沈复所作”。后两卷的出现非但不能让读者满意，反倒引出了真伪问题。在此后的几十年间，这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成为学术史上的一段公案。围绕着一本残缺的小书，竟然发生如此多的戏剧性故事，竟然有如此多的谜团，假如沈复上天有灵，看到这一现象，不知当作何感想。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人们逐渐寻找到一些资料，围绕《浮生六记》产生的一些谜团逐渐得到破解：

首先是作者问题。如今人们对沈复的了解虽然并不算多，但与杨引传当初得到《浮生六记》时“遍访城中无知者”的情况相比，还是要好多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最早记载沈复事迹的是彭蕴璨《历代画史汇传》一书，该书刻于道光年间，在其卷五十有如下记载：“沈复，字三白。元和人。工花卉。”稍后冯桂芬所撰的同治《苏州府志》卷一百三十六（光绪九年刊本）也有记载：“沈三白《浮生六记》。三白失其名。按无锡顾翰《拜石山房集》有《寿吴门沈三白诗》。”

这些记载语焉不详，加上其他一些零星的资料，所勾勒出来的沈复形象仍然较为模糊。因此，对其生平事迹记载最为详细、可靠的资料还是《浮生六记》，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作者的自传。尽管他描写的大多为其他人，但从中可见作者本人的主要经历和性情：他虽然读了不少书，学养深厚，但没有得到功名，常年以游幕为生，卖过画，也做过一些小生

意。喜爱盆景、园林及远足，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多才多艺，为人洒脱达观，不拘小节。除了《浮生六记》外，不知是否还有其他著述，其绘画作品有一些保存了下来。

其次是“足本”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已基本解决，经过认真比对，研究者找到了“足本”后两卷的源头。那就是卷五《中山记历》系根据李鼎元的《使琉球记》改头换面，拼凑而成。李鼎元曾于清嘉庆五年（1800）作为副使出使琉球，《使琉球记》记载了他此次到琉球的所见所闻。卷六《养生记道》的来源有二：一是张英的《聪训斋语》，二是曾国藩的日记《求阙斋日记类钞》。据陈毓黑先生《〈浮生六记足本〉考辨》一文的统计，《中山记历》“全文有百分之九十四是偷袭来的”，《养生记道》则抄袭《聪训斋语》11条，抄袭《求阙斋日记类钞》8条。

证据确凿，没有丝毫含糊的空间。那么，这个所谓的“足本”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显然问题出在那位提供者王文濡身上。遗憾的是，王文濡在“足本”刊行之前就已去世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知情人的现身，事情的真相才逐渐显露出来。1981年，郑逸梅在《读书》发表《〈浮生六记〉的“足本”问题》一文，谈到当年王文濡曾想请他代笔“仿做两篇，约两万言”，但他没有答应。后来“世界书局这本《美化文学名著丛刊》出版，那足本的六记赫然列入其中。那么这遗佚两记，是否由他老人家自撰，或托其他朋友代撰，凡此种种疑问，深惜不能起均卿于地下而叩问的了。总之，这两记是伪作”。

伪作是王文濡请人代笔，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它到底出于何人之手呢？到1989年，这一谜底终于揭开。这一年，王瑜孙在《团结报》上发表《足本〈浮生六记〉之谜》一文，指出“足本”后两卷的作者为黄楚香，酬劳为二百大洋。作者是从大东书局同仁那里得知这一情况的。至此，困扰了人们半个多世纪的难题算是彻底解决。“足本”《浮生六记》的后两卷系后人的伪作，这已经被证实，那么沈复本人所写的后两卷原书是否还在人间，读者是否还能有幸读到呢？谁都没有办法回答这一问题，也许有一天它会突然出现在江南某城镇的冷摊上，给读者一个期待之中、意料之外的惊喜，可遇而不可求，大概只能这样回答。

此外，还有一个与此有关的小问题，那就是沈复是否真的去过琉球？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他确实去过，但不是在嘉庆五年（1800），而是在嘉庆十三年（1808），与正使齐鲲、副使费锡章同行。最为直接的证据是李佳言写有《送沈三白随齐太史奉使琉球》诗两首，诗的题目说得很明白，沈复曾随齐鲲出使琉球。

最后要说的一个问题想必读者也比较有兴趣，那就是这样薄薄的一本残书为什么如此受欢迎，它靠什么打动了如此多的读者？

总的说来，可以将此归纳为三个字，即真、善、美。

首先说真。真是《浮生六记》一书留给读者最为直观、感性的印象，也是其重要特色。书中写的都是作者本人的真实生活，流露的也都是其真情实感，无论是写人记事、写景状物，还是谈文论艺，大多不加掩饰，脱口而出，直抒胸臆。真意味着坦诚，意味着磊落，也意味着对读者的尊重，其本身就具有一种强烈的感染力。

但要做到这些还是需要一些勇气的。闺房之乐，人人皆知，写伉俪情深的文学作品也有不少，大多都是点到为止，如果将夫妻生活的细节以写实的笔法描绘出来，展示给世人，则很少有人愿意这样做，即使愿意，也未必有面对世俗非议的胆量。此前的文学作品中，只有虚构的小说作品有这方面的描写，像《闺房记乐》这样的写法在自传性的文章中较为少见。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作者却反其道而行之，既描写了公婆和儿子、儿媳的冲突，也写到了兄弟之间的矛盾，揭示了家庭悲剧的酝酿和发展过程，为人们展现了一个普通家庭的真实生活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看，《浮生六记》的真不仅大胆、直率，而且也是一种创新。

其次说善。善主要体现为作者的精神境界和品格。从书中的描写来看，他虽然身为寒士，靠游幕、经商维持生计，生活不时陷入困顿，但一直保持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和妻子芸娘相互扶持，珍惜身边拥有的一切，共同面对人生的种种难题。他们根据自身的物质条件，追求生活的高品位，寻找生活的乐趣，为自己也为别人带来快乐。生活尽管清贫，但日子照样过得有滋有味，充满艺术情调，其乐融融。这种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也深

深感染、打动着读者。二百多年过去了，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但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作者写出了这种永恒的东西。

他们偶尔也有一些出格之举，但大多出于天真、浪漫性情，不过是想活得更为自然、真实，更有情趣而已，哪怕是像现代人所说的做秀，也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过，更不会伤害别人。但就是这样，作者夫妇还是和家族中的其他人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受到社会的非议，芸娘，这个被林语堂称为“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本来是一个可以避免的悲剧。

再次说美。美体现为作者高超的文学水准。书中所写大都为日常生活中的细节琐事，但读起来并不感到单调、沉闷，反倒觉得兴味盎然。这是因为作者很善于选择，尽管都是生活琐事，但他很注意选择那些最能体现人物性格、情趣的场景，精心描绘，形象逼真，如在眼前，深得《世说新语》三昧。写景状物更是作者的拿手好戏，这一方面得益于他的丰富经历，见多故能识广，对其间的得失都能从容不迫，娓娓道来。另一方面则得益于他的艺术修养，作者精于盆景和园林，又擅长丹青，因此能将自己的才艺融入到文学笔墨中。对每处景致，并不全面铺写，而是点出其特色所在，寥寥数笔，勾勒而出，精确而传神。行文间所显露出来的文学功力，令人敬佩叹服。

恬淡、素雅，这是该书的整体风格。作者文笔简洁、老到，但又不失生动、流畅，语言富有表现力。从表面上来看，作者似乎不加雕饰，随笔写出，如道家常，但实际上无论是谋篇布局，还是遣词造句，都很用心，非常精致，效果正如作者所说的人工而归于天然。全书如同一件晶莹剔透的艺术品，有人将其誉为“小红楼”。可见它受到众多读者的欢迎，并非偶然。

当然本书的价值并不仅限于上面所说的这三点，它有着多方面的价值，无论是文献的、文学的，还是其他方面。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最后对本书的相关整理事宜作一个交代：

本书正文选用朱剑芒所编《美化文学名著丛刊》本为底本，该书于1935年由上海世

界书局刊行。之所以选用这个本子，主要有两个考虑：一是这个本子的校勘比较精，错误不多；二是它首次刊出了第五、六卷，是一个“足本”。同时还参考了其他三种整理本，即俞平伯校点的《浮生六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罗宗阳校点的《浮生六记》（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和金性尧、金文南所注的《浮生六记》（外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需要说明的是，《美化文学名著丛刊》所刊第五、六卷，尽管已有过硬材料证明其确系伪托之作，并非沈复所写，但它毕竟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话题，可以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同时也便于大家比较，看《浮生六记》的文字是不是可以随便伪造的，因此也予以收录，供读者参考。

本书的注释为简注，内容包括一些难解的词语、人名地名、诗文典故等，只要读者大体能读懂的词语，就不再出注。对所注词语，简要说明词义，不作征引和发挥。

为了便于读者的理解，书后还附录了一些参考资料，包括作者本人及朋友的诗作、晚清以降特别是现代人的一些品评文字，其中有不少写得相当不错，相信对读者的阅读欣赏还是有所启发的。对那些有志于深入研究的读者，也算是提供一些基本的资料。

尽管笔者自问在工作中还算比较认真、努力，但限于个人的学识和能力，其中可能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断句不当、注释有误等等，欢迎读者诸君随时指出，以便将来再版时予以更正。

苗怀明

2009年12月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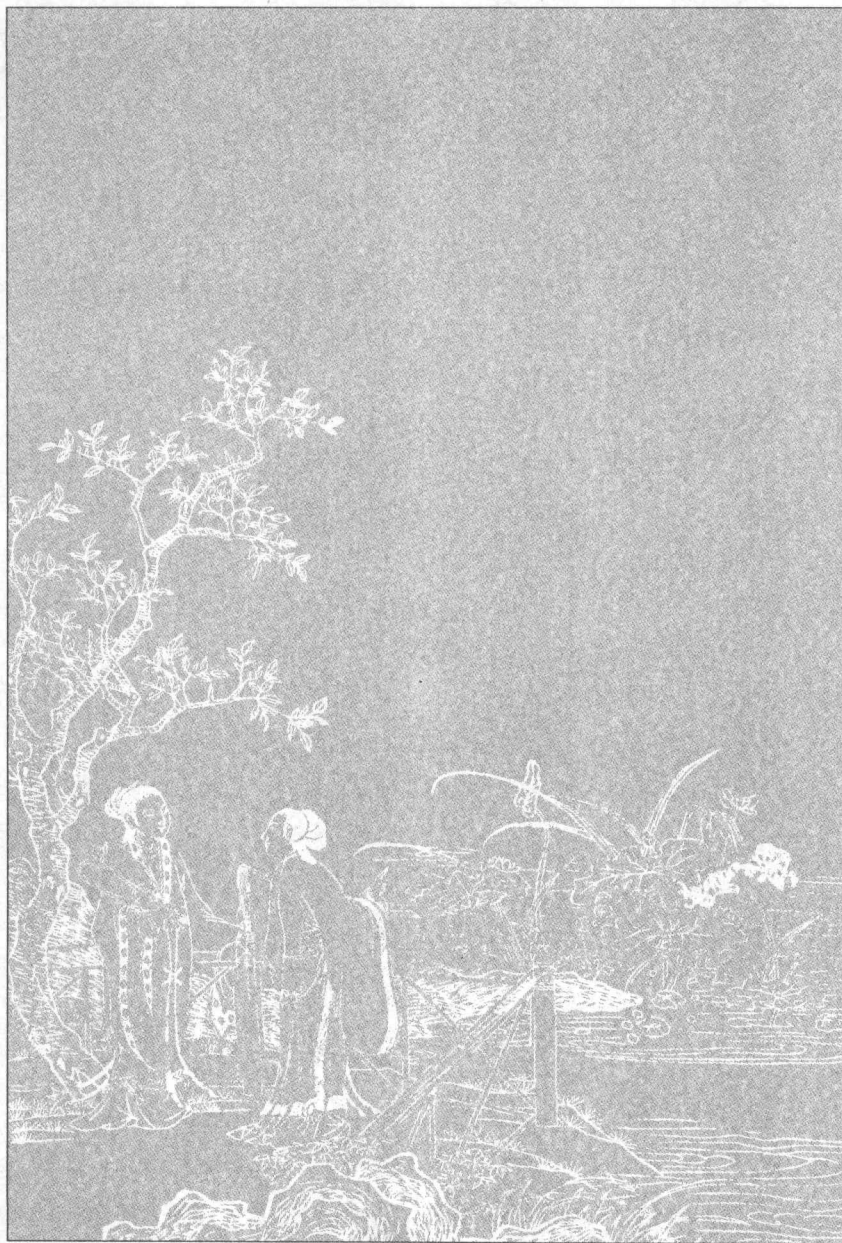
卷一	闺房记乐	1
卷二	闲情记趣	31
卷三	坎坷记愁	49
卷四	浪游记快	79
卷五	中山记历	127
卷六	养生记道	175

附录

沈复诗二首	205
送沈三白随齐太史奉使琉球	205
题沈三白琉球观海图	206
寿沈三白布衣诗	207
分题沈三白处士《浮生六记》	207
浮生六记序	208
浮生六记序	209
浮生六记跋	210
重印《浮生六记》序	211
重刊《浮生六记》序	214
《浮生六记》年表	215
《浮生六记》序	219
《浮生六记》后记	222
《浮生六记》考	223
《浮生六记》校读后附记	234

卷一

闺房记乐



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①，正值太平盛世，且在衣冠之家^②，居苏州沧浪亭畔^③，天之厚我，可谓至矣。东坡云：“事如春梦了无痕^④。”苟不记之笔墨，未免有辜彼苍之厚。因思《关雎》冠三百篇之首^⑤，故列夫妇于首卷，余以次递及焉。所愧少年失学，稍识之无^⑥，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若必考订其文法，是责明于垢鉴矣^⑦。

【注释】

①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1763年12月26日。

②衣冠之家：指缙绅、士大夫之家。

③沧浪亭：在今江苏苏州城南三元坊内，为苏州四大名园之一，在苏州现存诸园中年代最久，为宋苏舜钦所建。

④事如春梦了无痕：语出苏轼《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

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诗。

⑤《关雎(jū)》：《诗经》中的第一首诗歌。三百篇：代指《诗经》。《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诗歌305首，故最初被称为《诗》或《诗三百》，到西汉时，才被尊为儒家经典，称作《诗经》。

⑥稍识之无：识字不多，文化水平不高。

⑦鉴：镜子。

●“实情实事”，这是本书的一个特点，也是其魅力所在。

余幼聘金沙于氏^①，八龄而夭，娶陈氏。陈名芸，字淑珍，舅氏心余先生女也。生而颖慧^②，学语时，口授《琵琶行》^③，即能成诵。四龄失怙^④，母金氏，弟克昌，家徒壁立。芸既长，娴女红^⑤，三口仰其十指供给，克昌从师，脩脯无缺^⑥。一日，于书麓中得《琵琶行》，挨字而认，始识字。刺绣之暇，渐通吟咏，有“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句。余年十三，随母归宁^⑦，两小无嫌，得见所作，虽叹其才思隽秀，窃恐其福泽

不深，然心注不能释，告母曰：“若为儿择妇，非淑姊不娶。”母亦爱其柔和，即脱金约指缔姻焉。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⑥。

【注释】

①金沙：今江苏南通。

②颖慧：聪明，聪慧。

③《琵琶行》：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作。

④失怙(hù)：父亲去世。

⑤女红：旧时妇女所作的纺织、刺绣、缝纫

等工作。

⑥脩(xiū)脯：旧时付给老师的酬金。

⑦归宁：旧时出嫁的妇女回娘家。

⑧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1775年8月11日。

●既有“两小无嫌”的感情基础，又有父母之命的正当性，可谓一种理想状态的婚姻。

是年冬，值其堂姊出阁^①，余又随母往。芸与余同齿而长余十月，自幼姊弟相呼，故仍呼之曰淑姊。时但见满室鲜衣，芸独通体素淡，仅新其鞋而已。见其绣制精巧，询为己作，始知其慧心不仅在笔墨也。其形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索观诗稿，有仅一联，或三四句，多未成篇者，询其故，笑曰：“无师之作，愿得知己堪师者敲成之耳。”余戏题其签曰“锦囊佳句”^②。不知夭寿之机此已伏矣^③。

【注释】

①出阁：女子出嫁。

②锦囊佳句：唐代诗人李贺外出，必带一锦囊，途中想到佳句，即写下放入囊中。

因李贺年仅27岁而卒，故此处有“夭寿之机此已伏矣”之说。典出李商隐《李长吉小传》：“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

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上灯

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

③夭寿：短命，短寿。

寥寥几笔，一位聪慧俊秀、气质脱俗的少女形象栩栩如生，如在眼前。

是夜送亲城外，返已漏三下^①。腹饥索饵^②，婢姬以枣脯进，余嫌其甜。芸暗牵余袖，随至其室，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余欣然举箸，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淑妹速来！”芸急闭门曰：“已疲乏，将卧矣。”玉衡挤身而入，见余将吃粥，乃笑睨芸曰^③：“顷我索粥，汝曰‘尽矣’，乃藏此专待汝婿耶？”芸大窘，避去，上下哗笑之。余亦负气，挈老仆先归。

自吃粥被嘲，再往，芸即避匿，余知其恐贻人笑也。

【注释】

①漏三下：漏，漏刻，古代一种计时方法。

②饵：食物。

漏三下，即三更时分。

③睨(nì)：斜着眼看。

不过是一个小玩笑，却写得充满情趣，人物神态心理的描写十分传神。

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烛之夕^①，见瘦怯身材依然如昔，头巾既揭，相视嫣然^②。合卺后^③，并肩夜膳，余暗于案下握其腕，暖尖滑腻，胸中不觉怦怦作跳。让之食，适逢斋期，已数年矣。暗计吃斋之初，正余出痘之期^④，因笑调曰：“今我光鲜无恙，姊可从此开戒否？”芸笑之以目，点之以首。

【注释】

①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1780年2月26日。

②嫣然：微笑的样子。

③合卺(jǐn)：旧时结婚仪式。新婚夫妇饮

交杯酒。

④出痘：出水痘，一种幼儿易患的传染性
疾病。

●深厚的感情基础。

廿四日为余姊于归^①，廿三国忌不能作乐^②，故廿二之夜即为余姊款嫁。芸出堂陪宴，余在洞房与伴娘对酌，拇战辄北^③，大醉而卧，醒则芸正晓妆未竟也。是日亲朋络绎，上灯后始作乐。廿四子正^④，余作新舅送嫁，丑末归来^⑤，业已灯残人静。悄然入室，伴姬盹于床下，芸卸妆尚未卧，高烧银烛，低垂粉颈，不知观何书而出神若此，因抚其肩曰：“姊连日辛苦，何犹孜孜不倦耶？”芸忙回首起立曰：“顷正欲卧，开橱得此书，不觉阅之忘倦。《西厢》之名，闻之熟矣，今始得见，真不愧才子之名，但未免形容尖薄耳。”余笑曰：“唯其才子，笔墨方能尖薄。”伴姬在旁促卧，令其闭门先去。遂与比肩调笑，恍同密友重逢。戏探其怀，亦怦怦作跳，因俯其耳曰：“姊何心春乃尔耶^⑥？”芸回眸微笑，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拥之入帐，不知东方之既白。

【注释】

①于归：女子出嫁。

②国忌：古代皇帝、皇后去世的日子。

③拇战：划拳。北：败北，失败。

④子正：相当于午夜12点。

⑤丑末：相当于凌晨3点。

⑥心春：心跳。

●闺房私语，儿女情怀，实际上并不好写，作者分寸把握得很好，既写出闺房之乐，又不失于艳俗。